

McKinsey&Company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领跑全球： 高增长新兴经济体 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

2018年11月

摘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从1990年创办以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一直致力于深刻理解全球经济的演变。作为麦肯锡公司旗下的商业和经济研究智库，MGI希望为企业、政府、社会领袖提供各种事实和洞见，使之可以据此制定管理决策和政策决策。

MGI的研究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结合起来，借助商业领袖的洞见来部署经济分析工具。我们“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论会对微观经济的行业趋势展开调查，从而更好地理解影响企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广泛宏观经济力量。MGI的深度报告覆盖了20多个经济体和30多个行业。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六大主题：生产率和增长、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演化、科技和创新的**经济影响以及城镇化。

最近的报告评估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收入不均、生产力难题、解决两性不平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全球竞争新时代、中国创新以及数字和金融全球化。

MGI由麦肯锡的三位高级合伙人领导：Jacques Bughin、华强森 (Jonathan Woetzel) 和James Manyika。Manyika还担任MGI院长。Michael Chui、Susan Lund、Anu Madgavkar、Jan Mischke、Sree Ramaswamy和Jaana Remes是MGI合伙人，Mekala Krishnan和成政珉 (Jeongmin Seong) 是MGI高级研究员。项目团队由MGI合伙人和一组高级研究员领导，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麦肯锡办公室的咨询师。这些团队会充分利用由合伙人以及行业和管理专家组成的麦肯锡全球网络。

MGI委员会为MGI的研究提供建议和想法，委员会的成员也会参与MGI的研究。MGI委员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多样化的行业背景，他们包括Andrés Cadena、Sandrine Devillard、Tarek Elmasry、Katy George、Rajat Gupta、Eric Hazan、Eric Labaye、Acha Leke、Scott Nyquist、Gary Pinkus、Sven Smit、Oliver Tonby和Eckart Windhagen。另外还有一些顶尖经济学家担任MGI的研究顾问，其中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MGI的研究资金均来自麦肯锡合伙人，不接受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欲了解关于MGI的更多信息并下载报告，请访问www.mckinsey.com/mgi。

领跑全球： 高增长新兴经济体 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

2018年11月



华强森 | 上海
Anu Madgavkar | 孟买
成政珉 | 上海
James Manyika | 旧金山
Kevin Sneader | 香港
Oliver Tonby | 新加坡
Andrés Cadena | 波哥大
Rajat Gupta | 孟买
Acha Leke | 约翰内斯堡
Hayoung Kim | 华盛顿特区
Shishir Gupta | 德里

简述

领跑全球： 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及推动其发展的企业

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的增长引擎，但每个经济体的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找出了那些经历了强劲而持续增长的经济体，重点关注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选择，以及推动其增长的大企业所做的贡献——这是一项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我们由此得出以下重要发现：

- 我们研究的71个新兴经济体有18个都超过全球基准和同类经济体，其人均GDP在过去50年平均每年增长3.5%，或者过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既有中国和马来西亚这种长期成功的典范，也有印度和越南这种最近实现高增长的经济体，还有埃塞俄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不太引人关注的领跑者。自1990年以来，这18个经济体已经让10亿人脱离赤贫——仅中国就达到7.3亿人——还在1995至2016年创造了44%的新兴市场消费增长。
- 领跑者在公有和私有领域都制定了旨在提高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计划。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资本积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包括（有时采取的）强制储蓄。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很深入。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往往都会通过投资构建竞争力，而且对监管实验保持灵活而开放的态度，它们也愿意对全球各地的宏观经济措施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当地的环境。最关键的在于，它们的竞争政策为提高生产率、增加投资和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了动力。
- 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对这些领跑的经济体形成了促进。平均而言，领跑者经济体中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公司数量达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两倍。这些企业相对于GDP的收入从1995年至1999年的22%，增加到2011至2016年的64%，增幅接近两倍。同期对GDP增加值的贡献也从11%增加到27%，达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公司通过投资资产、研发和职业培训提高了生产率，对小公司形成了溢出效应。结果，大公司反过来借助小企业通过供应链生态系统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获益。
- 竞争和对私营领域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是这些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关键特征，表现最好的公司会在本土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在经济利润创造能力处于前五分之一的公

司中，只有不到一半（45%）能够将这一地位保持10年时间，而高收入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达到62%。成功后获得的回报也更高：在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中排名前10%的公司，夺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比率达到发达经济体中同类企业的4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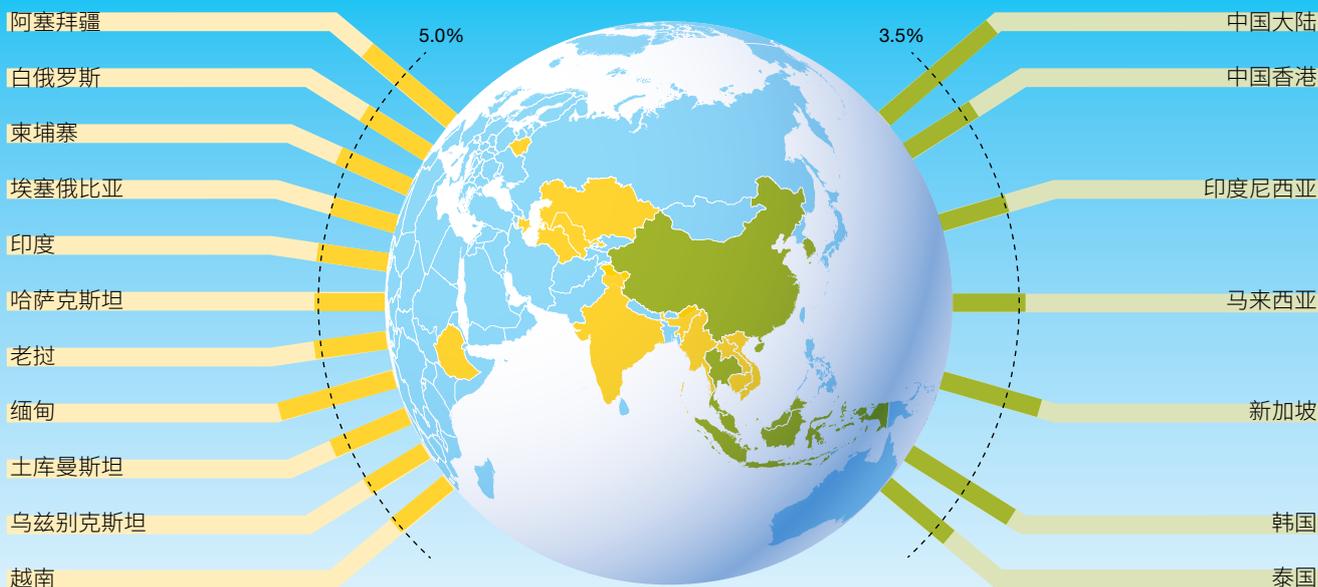
- 这种充满竞争的本土环境孕育了有创新能力的全球化企业，它们给股东带来的整体回报较高收入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至10个百分点。它们的营收有56%来自新产品和新服务，较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优先考虑海外增长的比例也高出27个百分点。
- 如果其他所有新兴经济体都能获得跟领跑全球的经济体相同的成功，到2030年就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11万亿美元贡献，增幅大约为10%，相当于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自动化和贸易模式的转变以及其他全球趋势都带来了新的机遇。服务业（传统的就业引擎）和制造业（可以对其他领域的需求和生产力形成刺激）都有广泛的增长前景。尽管有迹象表明，去工业化比预期时间更早到来，但我们估计，一些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最多可以将其制造业就业比例提高4个百分点，并将该领域占GDP的比例最多提高3个百分点。
- 成功或失败都是在地区层面驱动的，与其他方式相比，新兴经济体历史上更具有地区共性。尽管如此，每个地区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也都有实现更好结果的潜力。孟加拉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等经济体自2011年以来的人均GDP增长都超过3.5%。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大公司的增长都可以提升这些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使之跻身未来的领跑者之列。

领跑者的经验

在我们研究的71个经济体中,有18个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

11 近期领跑者
20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5.0%

长期领跑者 7
50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5%



领跑经济体在20年时间内
让10亿人摆脱赤贫,
占总数的95%

摆脱赤贫的人口,单位:百万人



推动领跑者发展的两项因素

促增长的政策计划.....

支持资本积累并确保稳定的措施帮助其创造了促增长计划

生产率

- 促进竞争
-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收入

- 年度工资增长加快3至5个百分点
- 新兴经济体的消费阶层扩大约60%

需求

- 2016年约30%的全球商品贸易
- 年度消费增长加快3个百分点
- 全球连接性排名靠前



.....和极具竞争力的大公司

领跑者的大公司:

数量更多

2x 大企业数量

达到某一经济规模的公司数量是其新兴经济体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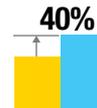
竞争更激烈

55% 的公司

在10年内被挤出这一行列,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只有38%

超过高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对手

更高的回报



给股东的总回报高出

更大胆的创新者



通过新产品获得的销售额多出

速度更快的决策者



投资决策速度快出

激进的增长者



把进军海外市场作为重点的比例高出

可以帮助所有新兴经济体实现更强劲增长的三大全球趋势



科技快速进步

自动化可以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0.8%至1.2%



城镇化消费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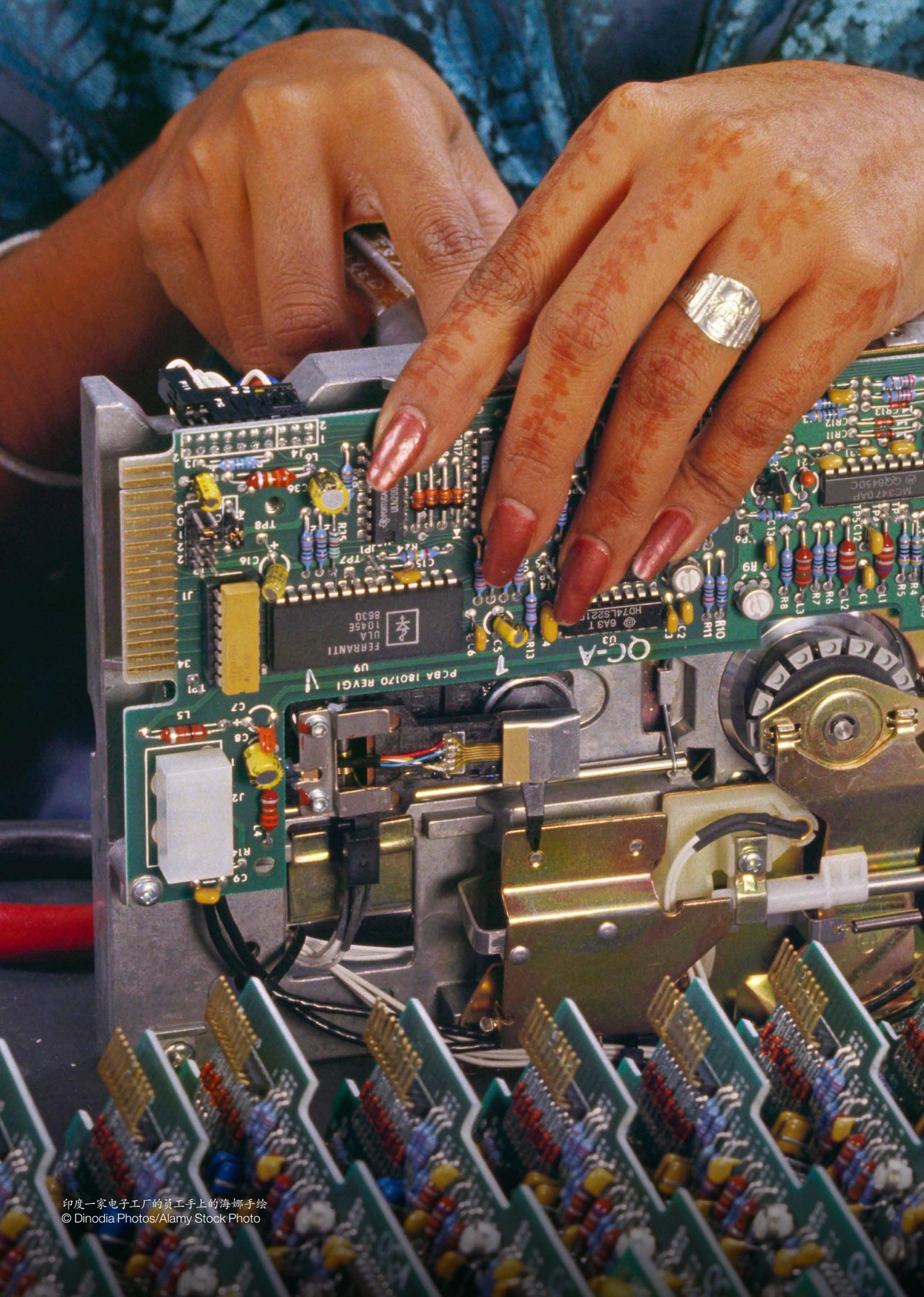
到2025年,440个城市的消费阶层可能占到几乎全球一半的GDP增长



南南贸易增长

1995至2016年,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增长11倍

注: MGI网站和MGI报告中的地图仅供参考。这些地图中的边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麦肯锡对任何领土的法律身份做出判断,也不表示麦肯锡背书或接受这些边界。



印度一家电子工厂的员工手上的海娜手绘
© Dinodia Photos/Alamy Stock Photo

摘要

过去半个世纪，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这些经济体几乎占到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还贡献了过去15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消费。但“新兴经济体”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却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因为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差异极大。有的经济体已经真正“兴起”，实现了强劲而持续的长期增长，使得这些领导者缩小了与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其他经济体仍然“有待兴起”，有的增长强度和稳定度不及领导者，有的则仍然落后。

在本报告中，我们关注了71个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经济表现，从中找出领跑者——并确定了它们领跑全球的方法和原因。我们把重点放在推动其实现不俗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同时研究了大企业在推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的突出、但却未获充分认可的角色。这些公司在蓬勃发展但却往往竞争激烈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逐渐成长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如果能有更多的经济体从领跑者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并付诸实践，然后利用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包括技术的快速变化），那么，各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机会将大幅增加——而在领导力争夺战中脱颖而出的顶尖企业则会处在这一增长的最前沿。

最近发生在多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动荡对一些投资者的信心构成考验。在本报告中，我们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待发展中经济体，回顾它们过去几十年的真实表现，并对它们在2030年可能达到的状态进行展望。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进行量化：在我们研究的71个经济体中，有18个表现超过同类经济体和全球基准

我们以1965年为起点，分析了71个经济体近50年来的人均GDP增长情况（请参见附文1“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我们将其中18个经济体定义为领跑者，占比约四分之一。

有7个经济体在整整50年内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或超过3.5%。这个阈值是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所需的平均增长速度¹。这一增速较美国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快1.6个百分点。这7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

¹ 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把全世界的经济体分成四组：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我们为长期领跑者设定的增长阈值是3.5%，这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在50年的时间内跻身中高收入经济体所需的年均增长率。单就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增长阈值是4.3%；单就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增长阈值是2.8%。The Data Blog, «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16-2017», 世界银行数据团队撰写的博文，2016年7月1日，blogs.worldbank.org。

附文1.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

为了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列出世界银行追踪的218个经济体，然后从中剔除2016年人口不足500万的99个经济体，之后又剔除了28个数据不足的经济体，以及20个高收入经济体¹。在剩余的71个样本中，我们找出18个领跑者：50年的长期领跑者（它们截至2016年占据24%的全球人口和18%的全球GDP）和近期领跑者（它们截至2016年占据22%的全球人口，但仅占4%的全球GDP）。

在我们研究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人均GDP相对于美国都实现增长，但幅度或连贯性不及领跑者。虽然这些中等经济体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但实际表现却千差万别。有的经济体最近急速增长（例如孟加拉国和加纳），有的经济体的增长更加连贯（例如保加利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还有的经济体则极不稳定（包括阿根廷和肯尼亚）。

有的新兴经济体表现欠佳，在1965至2016年间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有所下滑。这些经济体包括黎巴嫩、俄罗斯、南非、乌克兰、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在我们研究的50年时间跨度内，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几个经济指标缺乏可靠的数据。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使用时间跨度最长的可靠数据，然后在文本和表格中标注对应的时间框架。我们对所有经济体的指标进行简单平均，避免掩盖规模较小经济体的增长。

我们的分析采用的数据一直覆盖到2016年。为了让分析保持一致性，我们并没有纳入更近的数据。

¹ 我们在新兴经济体的分析中包含了希腊、葡萄牙和韩国，因为世界银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其归为高收入经济体。我们还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包含进来，它们在1987年才被归入高收入经济体。请参见技术附录了解详细信息。

虽然这些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已经被外界广泛研究（包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内），但它们的规模和速度依然举世瞩目。我们的分析发现，第二组包含的11个近期领跑者不太受人关注，在地理位置上更加分散，跨越多个地区和收入水平。这些经济体在1996至2016年的20年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幅至少为5%。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这足以使之上升一个收入水平——而且比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高出3.5个百分点²。这11个经济体是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图表E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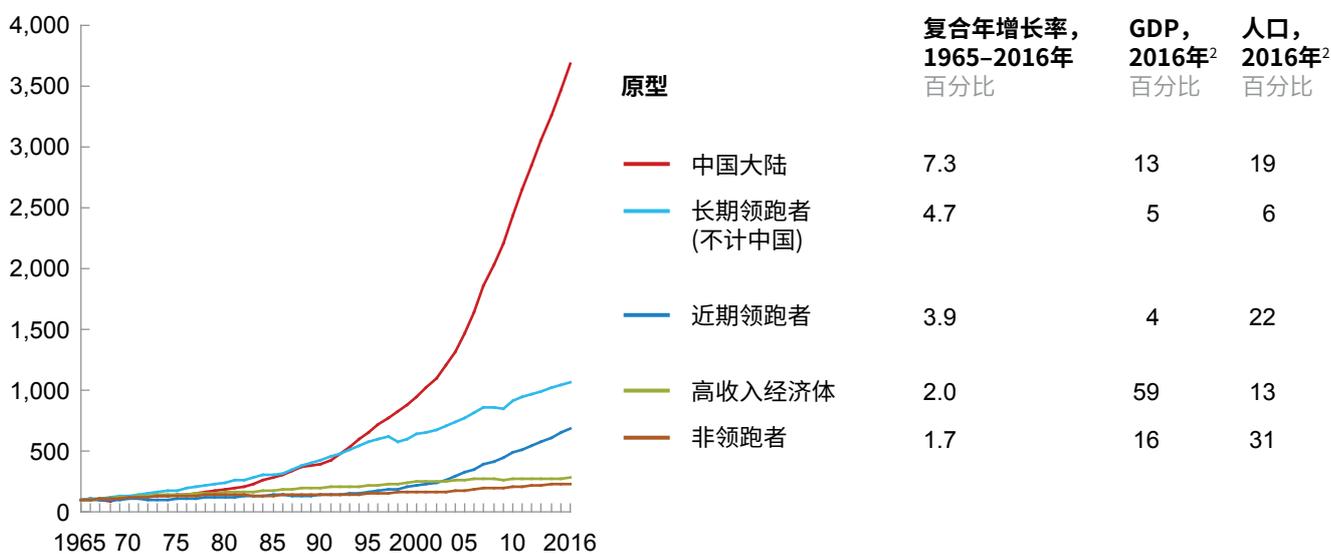
² 我们为近期领跑者设定的增长率阈值为5.0%。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必须在20年的时间内实现5.4%的年均增速，才能上升一个收入层次。3.7%的增速可以从低收入上升为中低收入，7.1%可以从中低收入上升为中高收入。同上。

图表E1

领跑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远超其他新兴经济体

人均GDP¹

指数: 100=1965



1 使用人均GDP(2010年不变美元)并按照简单平均数计算。

2 剔除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3%和全球人口的9%。

注: 由于进行四舍五入, 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这18个经济体不仅展现出非凡的平均经济表现, 还证明了自身的连贯性, 在过去50年和20年间分别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超过基准增长率。巴西、加纳和波兰等其他经济体虽然也经历了强劲的增长期, 但却并没有达到标准, 原因是它们在繁荣过后出现大幅下滑。图表E2显示了我们对于71个新兴经济体的归类, 而且针对领跑者和其他筛选出来的经济体, 着重强调了它们在我们所考量的一系列经济表现维度上取得的进步³。整体来看, 我们没有发现太多证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认为, 依靠低工资和采用高收入经济体的技术实现增长的经济体, 等到其步入更加繁荣的阶段,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可能会丧失竞争优势⁴。

³ MGI之前进行的研究显示, 女性的经济参与度和地位提升可以大幅推升GDP, 新兴经济体同样如此。在这份研究中, 我们并没有在经济表现指标中明确包含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参数, 因为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例如文化障碍以及在如何管理无偿照料工作方面的家庭偏好。因此, 在很多新兴经济体, 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因素(例如家庭收入和城镇化)与两性平等的进步程度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请参见《The power of parity: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8年6月; 《The power of parity: 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 \$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5年9月。

⁴ 例如, 可以参见Shekhar Aiyar等人所著的《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WP/13/71, 2013年3月, imf.org; Pierre-Richard Agénor 和Otaviano Canuto合著的《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6210号, 2012年9月; 以及David Bulman、Maya Eden和Ha Nguyen合著的《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7年1月, 22卷, 1号, 5-28页。

图表E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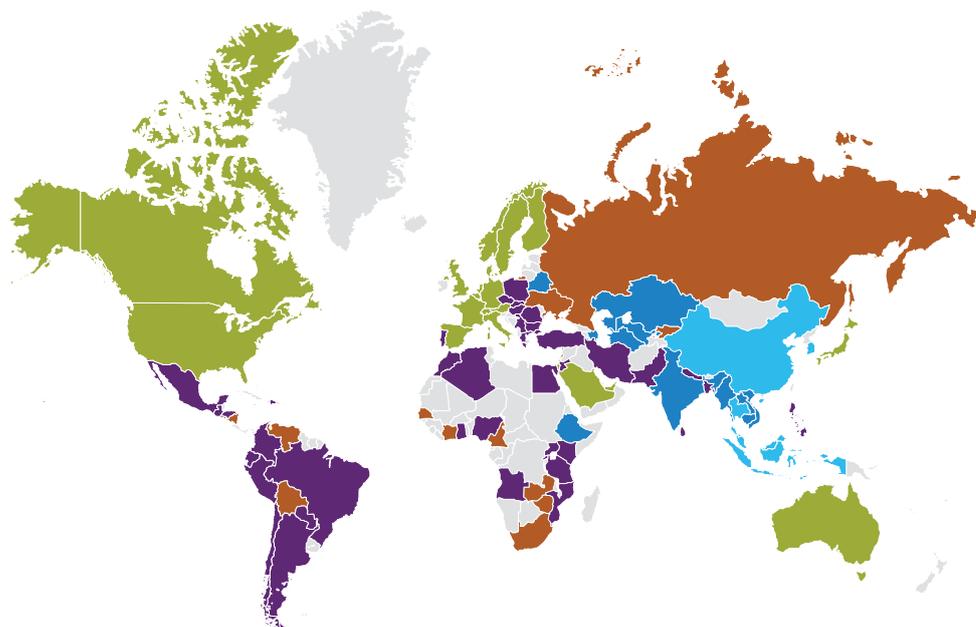
18个新兴经济体保持长期的人均GDP增长，领跑同类经济体

N = 91个经济体¹

- 高收入经济体²**
- 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比利时
 - 加拿大
 - 丹麦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以色列
 - 意大利
 - 日本
 - 荷兰
 - 挪威
 - 沙特阿拉伯
 - 西班牙
 - 瑞典
 - 瑞士
 - 阿联酋
 - 英国
 - 美国

- 长期领跑者³**
1965-2016年的增速始终跑赢美国
- 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韩国
 - 泰国

- 近期领跑者⁴**
1996-2016年的增速始终跑赢美国
- 阿塞拜疆
 - 白俄罗斯
 - 柬埔寨
 - 埃塞俄比亚
 - 印度
 - 哈萨克斯坦
 - 老挝
 - 缅甸
 - 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
 - 越南



- 中速经济体⁵**
没有相对变化：1965-2016年相对于美国没有提升或提升不连贯
- | 最近加速者 | 持续增长者 | 不稳定增长者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孟加拉国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加纳 ▪ 莫桑比克 ▪ 秘鲁 ▪ 菲律宾 ▪ 波兰 ▪ 卢旺达 ▪ 斯里兰卡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保加利亚 ▪ 智利 ▪ 哥伦比亚 ▪ 捷克共和国 ▪ 厄瓜多尔 ▪ 埃及 ▪ 匈牙利 ▪ 摩洛哥 ▪ 尼泊尔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巴基斯坦 ▪ 葡萄牙 ▪ 罗马尼亚 ▪ 塞尔维亚 ▪ 斯洛伐克共和国 ▪ 坦桑尼亚 ▪ 土耳其 ▪ 乌干达 |

- 落后者⁶**
增长落后：1965-2016年的增速慢于美国
- 玻利维亚
 - 喀麦隆
 - 科特迪瓦
 - 萨尔瓦多
 -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 黎巴嫩
 - 尼加拉瓜
 - 俄罗斯
 - 塞内加尔
 - 南非
 - 乌克兰
 - 委内瑞拉
 - 赞比亚
 - 津巴布韦

1 我们没有包含2016年人口少于500万的经济体，以及可用数据有限的经济体。
 2 本报告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是指198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或超过6,000美元的经济体，世界银行从那一年开始首次按照收入等级划分不同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例外，由于它们在报告分析期内增速很高，所以被我们的报告归入领跑者行列。
 3 长期领跑者的阈值是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5%，这也是低收入(4.3%)和中低收入(2.8%)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达到中高收入层次的平均增长率。
 4 近期领跑者的阈值是复合年增长率达到5%，这是因为低收入(3.7%)和中低收入(7.1%)经济体要在20年时间内上升一个收入层次(从低收入上升到中低收入，或者从中低收入上升到中高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要达到5.4%。
 5 中速经济体1965-201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阈值在0.95%至3.5%之间，这些经济体没有达到其他群体的标准。最近加速者在2006-2016年间的人均GDP增长超过长期领跑者(复合年增长率大于3.6%)。持续增长者在1965-2016年间的人均GDP持续增长(尽管缓慢)，变动系数较低。不稳定增长者在1965-2016年间至少在一个十年期内出现人均GDP退步和/或变动系数较高。变动系数等于1965-2016年间的年度增长标准差除以年度增长的简单平均数。
 6 落后者的阈值是在1965-2016年间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小于0.95%，不到美国同期增长率的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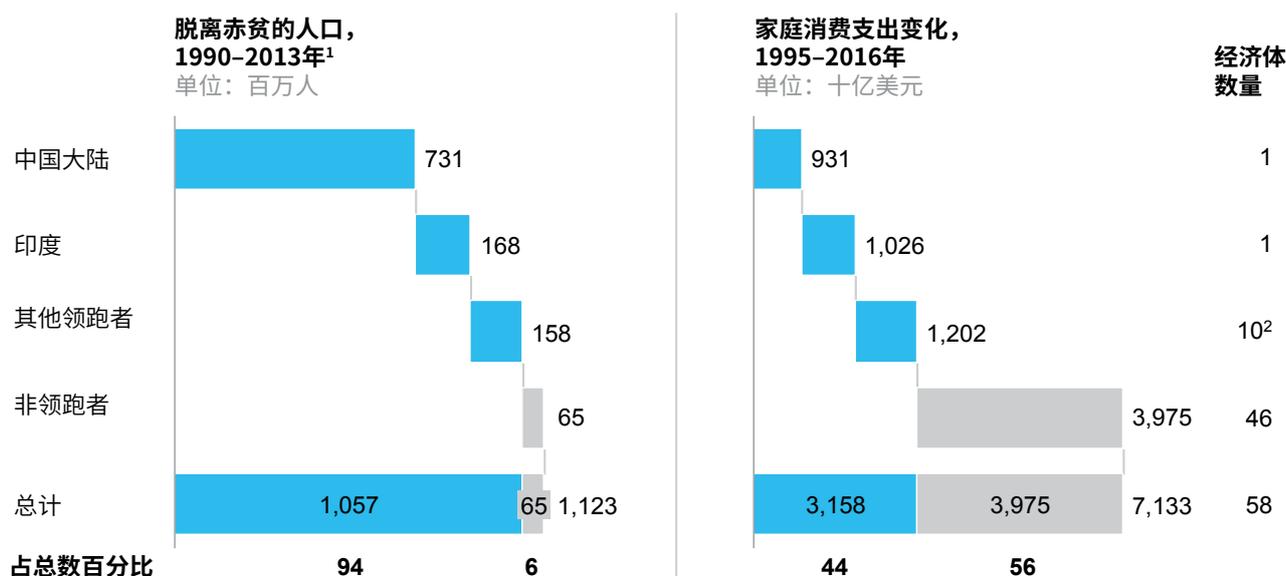
注：MGI网站和MGI 报告中的地图仅供参考。这些地图中的边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麦肯锡对任何领土的法律身份做出判断，也不表示麦肯锡背书或接受这些边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领跑者总计让接近10亿人摆脱赤贫状态，有助于实现这一关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⁵。事实上，这些经济体的日益繁荣不仅降低了贫困率，还催生了一批全新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在1990至2013年间（这是可以获取全面数据的最近年份），这71个新兴经济体的赤贫人口总数从17亿减少到5.8亿。领跑者大约为这项变化贡献了95%。全世界目前只有不到11%的人口还处于赤贫状态，低于1990年的35%⁶。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导地位，大约让9亿人摆脱赤贫（两国分别约为7.3亿和1.7亿），印度尼西亚也让大约8000万人摆脱赤贫状态（图表E3）⁷。

图表E3

领跑者帮助约11亿人脱离赤贫，将家庭消费增加约3.2万亿美元



1 指的是个人日均收入不足1.9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5年美元), N=63个经济体。
 2 数据不可用的领跑者: 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数据不可用的非领跑者: 安哥拉、科特迪瓦、加纳、尼泊尔、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注: 由于进行四舍五入, 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 PovcalNet, 世界银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进入我们所谓的“消费阶层”——这些人的收入足以使之成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者⁸。从全球来看，这些高度城镇化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我们估计，全球440座城市到2025年可能占到全世界一半的GDP增长，主要源自消费阶层的开支增加⁹。领跑者几乎占到所有新兴经济体过去20年家庭支出增长的一半。

⁵ 世界银行定义的赤贫标准是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
⁶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世界银行，2016年。
⁷ 《Atl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o poverty》，世界银行，2018年，datatopics.worldbank.org/sdgoalatlas。
⁸ 我们定义的消费阶层或消费者是指年收入超过3,600美元或者每天10美元的人群（使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05年不变美元）。请参见《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2年6月，McKinsey.com。
⁹ 同上。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动荡时期(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周期),尽管一些历史上取得非凡表现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经历了增速放缓,但部分领跑者还是在2011至2016年间实现3.5%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与此同时,其他很多经济体经历了急剧增长,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加纳、波兰、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虽然并非全部经济体都出台了促增长的政策,但其中的确有一些经济体也通过促增长政策,加强了经济基本面。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通过政府政策建立了一个立足于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周期

虽然18个领跑者千差万别,收入层次、规模、所在地区(不包括拉美、中东和北非)和要素禀赋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分析认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们都处在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共同增长的促增长周期中。竞争政策是这些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可以推动生产率增长,还有助于培育那些能够为GDP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大企业。

为了支持资本积累和确保稳定而制定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促增长计划

促增长周期首先从提升生产率开始,通过积累资本和技术来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促进就业增加、工资提高,从而,让更多人成为中产阶级,反过来支持更高的消费和储蓄。

企业利润增加,政府也获得更多税收,因而可以用于改善重要基础设施。工资增长可以转换成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个人储蓄——其中一些是通过从工资中强制扣减退休金来实现的——以及投资和家庭消费。除此之外,通过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便可提升整体的商品需求。我们研究中的领跑者在多数指标中都脱颖而出,但未来发展潜力及机会仍然存在。

对于所有领跑的经济体而言,GDP的高速增长都源自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力供给的增加¹⁰。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指的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更好地管理来高效地使用各种资源,这其实都是由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促成(图表E4)¹¹。

¹⁰ 在1964至2014年的50年间,G-19国家和尼日利亚的劳动力总量翻了一番,为这些经济体贡献了大约48%的GDP增长,而生产率的提升则贡献了52%。随着许多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放缓或下滑,未来的GDP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生产率提升。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Global growth: Can productivity save the day in an aging world?》,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1月,McKinsey.com。

¹¹ Robert E. Hall和Charles I. Jones合著的《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年2月,114卷,1号,83-116页。

图表E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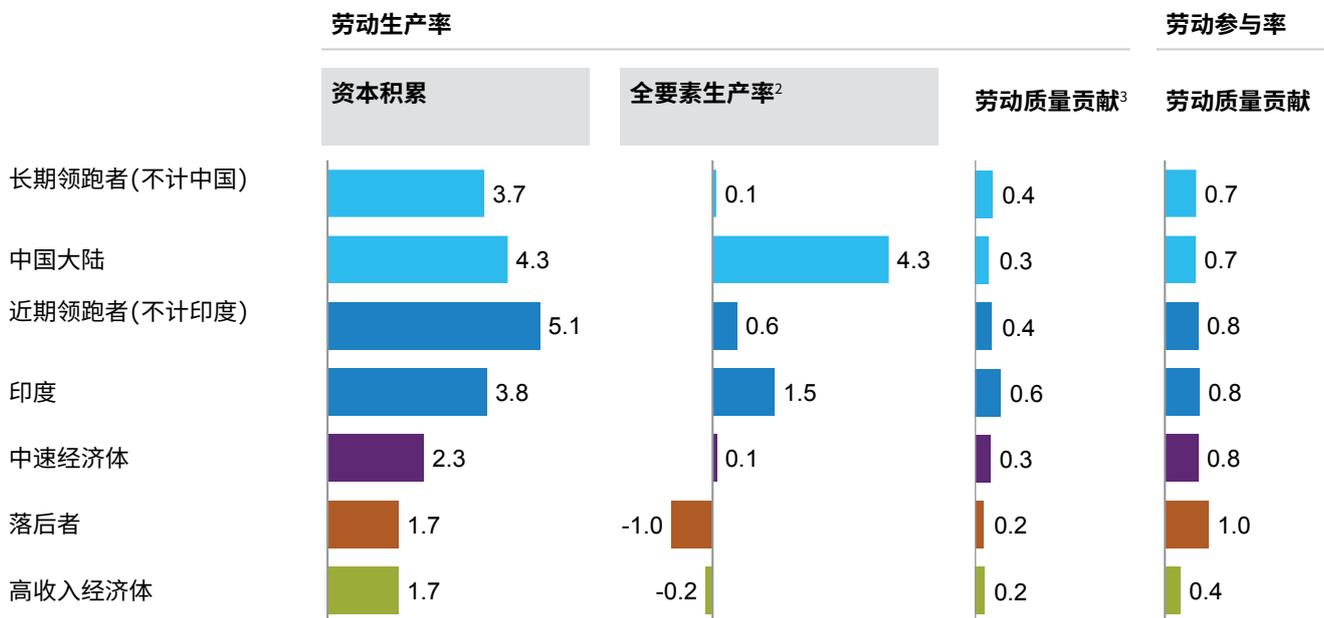
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领跑经济体的重要经济增长动力

GDP增长分解

对真实GDP增长的贡献，1990-2016 (%)¹

N = 83个经济体

■ 差异化因素



1 对同一组中的各个经济体，以及同一个经济体的各个年份计算简单平均数。近期领跑者的年份是1995-2016年。

2 长期领跑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所以较慢，部分源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另外，长期领跑者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可能较低，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加速增长。例如，从1965到1990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平均产出增长估计为2.39%，资本贡献为4.27%，而总产出年均增长为8.78%(Nirvikar, Singh和Hung Trieu, 1996年)。

3 构建劳动质量贡献数据时，使用的是按照教育程度划分的就业和薪酬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多个来源，包括欧盟统计局、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和针对各个经济体的KLEMS(资本、劳动、能源、材料和服务)数据库。

资料来源: Economics Analytics Platform; 世界银行;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事实上，领跑者过去30年的GDP增长有超过三分之二都源于跟工业化相关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年均生产率提升4.1%，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仅为0.8%¹²。这种快速发展最初通过创造财富和提振需求推动促增长周期，从而创造更多就业。

在我们样本中的7个长期领跑者中，其资本积累——通过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来实现——在1990至2016年期间每年平均贡献大约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在11个短期领跑者中，资本积累在1995至2016年期间每年贡献大约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投资在长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30%，在近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20%，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3至13个百分点。按照本土储蓄在GDP中的占比计算，领跑经济体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10至30个百分点。

¹² 我们使用麦肯锡公司专有的全球增长模型来模拟生产率提升所产生的影响。欲了解该模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Luis Enriquez, Sven Smit和Jonathan Ablett合著的《Shifting tides: Global economic scenarios for 2015-25》，麦肯锡，2015年9月，McKinsey.com。

领跑者可以利用更高的国内储蓄，其中一些是政府运作的养老金储蓄计划所要求的，例如新加坡公积金 (CPF) 制度；还有一些则是在政府发展的强大金融机构和便利的数字银行服务的鼓励下实现的¹³。较高的国内储蓄促成了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更多投资。领跑者还吸引了最大比例的外商投资，在2000至2016年，新兴市场的外商投资总额约9000亿美元，其中领跑者所占的外商投资总额占近七成¹⁴。

对近期领跑者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贡献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很有限，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长期领跑者的全要素生产率造成影响。但在受到那场危机影响较小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至2016年间每年贡献4.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¹⁵。

18个领跑者的强劲生产率增长转化成了非凡的收入增长。7个长期领跑者的工资和福利在1980至2014年平均每年增长4.6%。作为领头羊，中国在此期间的收入每年增长8.6%。在近期领跑的经济体中，真实工资和福利在1995至2014年期间每年增长6.0%。这大约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3倍。18个领跑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家庭消费支出增速，大约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快3个百分点。

这些经济体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是，它们有能力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来适应国内的实际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此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即便是在经历全球动荡时也不例外。例如，政府快速采取行动，确保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动荡时期快速恢复过来。2013年，当各国央行解除量化宽松的预期，从而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所谓的“缩减恐慌”时，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几个经济体实施了货币、财政和汇率稳定措施来缓冲市场压力。

领跑者与外国市场联系更紧密，使之得以挖掘全球需求

领跑经济体受益于其通过出口市场挖掘全球需求增长的能力，使之获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¹⁶。这种更高的出口导向体现在MGI的“连接指数” (Connectedness Index) 中。该指数评估了各个经济体通过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¹⁷。

¹³ 《What is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新加坡人力部，mom.gov.sg。

¹⁴ PitchBook Deal Analytics。

¹⁵ Nirvikar Singh和Hung Trieu合著的《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工作论文，1996年7月。

¹⁶ Jonathan Anderson所著的《How to think about emerging markets (2018 edition)》，Emerging Advisors Group，2018年4月24日。

¹⁷ MGI的连接指数对各个经济体在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中的参与度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指数考虑了一个经济体的每项流动与其自身的GDP或人口的相对规模 (流动强度)，及其在每个全球流动项目总量中的份额。《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McKinsey.com。

1980年，领跑者在全球各类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入和流出中占比为7%或更低。到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或更高。最大的增长来自商品贸易。领跑的经济体到2016年占据近30%的全球份额——中国占据13个百分点——1980年仅为1%。事实上，共有7个领跑者在连接性上跻身全球前30，包括新加坡(2)、中国大陆(9)、韩国(15)、马来西亚(20)、泰国(21)、越南(26)和印度(30)。

竞争政策为生产率增长创造动力

很多领跑全球的经济体意识到有竞争力的私有公司的重要性，还培育了适宜投资和竞争的环境，甚至为提高生产率出台了一些刺激政策。它们并没有挑选优胜领域，也没有在各个领域内挑选优胜公司，而是集中精力提高生产率，在各个领域内促进竞争。结果，大公司占比更高的领域实现了更快的增长，生产率的增幅也更大，员工薪水更高，还实现了更多的投资。在一些（而非所有）经济体，政府通过对新兴行业的全行业支持帮助其培养出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政策包括低息贷款、优惠汇率、降低税率和研发补贴。然而，随着这些行业越来越有竞争力，保护措施也逐渐解除，限制市场的失真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举措会附带一些条件，以此鼓励企业提高生产率。例如，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进口政策严格限制战略领域之外的商品进口，施加高额关税，但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转向更加开放（但仍未完全开放）的机制¹⁸。

以外商投资企业（FIE）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者，也成为政府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就使用了合资模式和对FIE有利的FDI政策（包括优惠待遇）。本地企业可以受益于这些外国公司的技术溢出，而FIE则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¹⁹。例如，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它们为中国贡献了大约一半的出口²⁰。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请参见附件2，“领跑全球的经济体受益于政府效能的提升”）。

政府还跟私有经济合作，共同在多个行业创造解决方案，包括基础设施、科技和金融服务。例如，越南就很快从没有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大举流入。中国允许在不同城市 and 不同省份之间展开竞争，还允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互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也纳入其中。

¹⁸ Kwan S. Kim所著的《*The Korean miracle (1962–1980) revisited: Myths and realities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Kellogg Institute工作论文第166号，1991年11月。

¹⁹ John Van Reenan和Linda Yueh合著的《*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s*》，牛津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论文，2012年1月。

²⁰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The China story*》，世界银行，2010年7月16日。

高生产率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领跑经济体的关键增长特征

发展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广泛记录了推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各种政策²¹。但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创办和经营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管理灵活、生产率极高的公司对这种增长所做的贡献，却并没有吸引太多的研究。在18个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中，我们发现这些在宏观经济和其他有利政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公司，不仅对GDP形成促进，还成为本土发展的催化剂。

²¹ 请参见以下例子，Alice H. Amsden所著的《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Edward K.Y. Chen所著的《Hyper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以及Richard R. Nelson和Howard Pack合著的《The Asian miracle and modern growth theory》，*The Economic Journal*, 1999年7月，109卷，457号。

附文2. 领跑全球的经济体受益于政府效能的提升

高效政府是领跑者的一大特征，这也在世界银行政府效能得分中得以体现（图表E5）：它们在这项得分中的进步程度高于平均水平¹。

在很多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企业面临的监管和税收障碍低于其他经济体，这可以转而鼓励商业创新和效率提升。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领跑经济体的公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更不容易把税务管理视作重大障碍（两类经济体分别有9%和23%的受访企业认为这是重大障碍）。类似地，领跑经济体的公司报告海关延误和贸易壁垒的比例也更低（分别为9%和16%），对进出口活动形成促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高级管理者表示，它们将11%的时间花在政府监管问题上，而领跑经济体的企业高管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仅为5%²。

领跑经济体的政府使用试点项目和实验在多样化的背景下检验新的想法，对其展开必要的调整和更新，然后扩大有效政策的实施范围。中国的经济特区就是一种著名措施，可以在广泛推广各种政策之前首先进行试点。监管沙盒（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采用的监管沙盒）也有助于政策试点，包容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政府还努力提升公共领域的能力，包括聘用更好的政府职员、调查员和监管者。例如，韩国就花钱让一些公务员前往更先进的经济体接受培训，而中国也会让官僚在不同职能和地区间系统性轮值³。

¹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报告》，2017年。

²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³ 我们的分析重点是政府和政策的职能（因为这些都与经济表现有关），而不是探索政治程序、政府类型或者公民社会的职能。

我们这里定义的大公司是指年营收至少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²²。从1995至2016年，领跑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些公司相对于GDP的营收几乎扩大到原先的3倍，从GDP的22%增长到64%。这一比例不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远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估计这些领跑经济体的公司对GDP增加值的贡献也实现快速增长，从1995年的11%增长到2016年的27%——达到非领跑新兴经济体份额的两倍（图表E6）。

²² 在我们的某些分析中（包括针对股东总回报的分析），我们使用的定义略有不同，但会在相关的地方进行注释。对于我们公司的分析，我们使用麦肯锡的公司业绩分析工具研究了27个经济体超过1.3万家上市公司。请参见技术附录。

附文2. 领跑全球的经济体受益于政府效能的提升(续)

图表E5

领跑者的优化政策和制度效果

全球治理指标得分绝对值变化，1996–2016年

各种原型的简单平均数

得分范围从-2.5(弱)到2.5(强)

	政府效能 ¹		监管质量 ²		法治程度 ³	
	变化 ⁴	2016年总计	变化 ⁴	2016年总计	变化 ⁴	2016年总计
长期领跑者 (不计中国)	0.5	1.1	0.2	1.0	0.3	0.8
中国大陆	0.7	0.4	0	-0.3	0.3	-0.2
近期领跑者 (不计印度)	0.4	-0.5	0.2	-0.9	0.4	-0.8
印度	0.2	0.1	0.2	-0.3	-0.4	-0.1
中速经济体	0.1	-0.1	0	-0.1	0.1	-0.2
落后者	-0.2	-0.6	-0.2	-0.6	-0.2	-0.8
高收入经济体	0.1	1.5	0.2	1.4	0	1.5

1 反映了公共服务质量、公务员的质量及其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以及政府对这类政策所做承诺的可信度。

2 反映了政府制定和执行健全的政策和监管措施，以允许和促进私有领域发展的能力。

3 反映了执法人员信任和遵守社会规则的程度，尤其是合同实施、产权、警察、法院的质量，以及犯罪和暴力活动发生的概率。

4 变化只显示出1996至2016年间的差异，并不反映这一时期的早期下滑或最近的稳定得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报告 2017》；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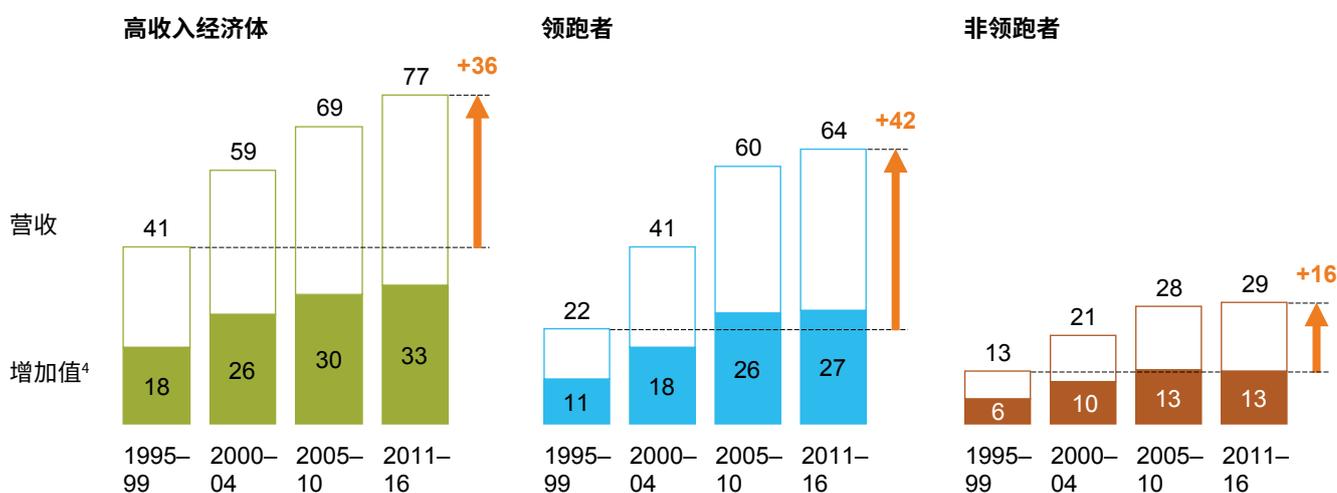
图表E6

大公司是领跑者增长的重要因素

N = 25个经济体；6,474家公司^{1,2}

大企业相对于GDP的收入，1995–2016年³

%



- 1 领跑者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高收入经济体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非领跑者包括阿根廷、巴西、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中国香港作为异常值被排除在外(大公司营收占GDP比例超过340%)。
 - 2 2016年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 3 各个经济体的简单平均数；由于同比波动，取5年平均数。
 - 4 增加值总额按照营收与销货成本之间的差额计算；大型金融服务公司贡献的增加值总额为估算值。
- 注：由于进行四舍五入，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绩效分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大公司往往会关注那些能够挖掘全球需求的领域，这也帮助领跑经济体获得了更大的出口份额。它们在投资资产、研发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力度大于中小企业，以此提升生产率——它们支付的工资也往往更高，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经济体甚至能高出75%以上²³。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大公司还会间接刺激其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的创造力、增长和生产率——反过来依靠这些中小企业为其生态系统提供中间投入品(图表E7)。

²³ 工资差距还会产生一些不太积极的影响，包括有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Lucia Cusmano所著的《Small, Medium, Strong: Trends in SME Performance and Business Conditions》，法国巴黎，OECD出版社，2017年；Kim Kyung-ho所著的《Wage gap widening between SMEs, large firms》，Korea Herald，2016年8月31日。

图表E7

领跑经济体的公司覆盖的行业非常广泛

大公司营收

圆圈尺寸代表每个经济体的行业营收占大公司总营收的百分比

大公司营收占GDP的百分比

● <3 ● 3-10 ● >10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住宿、餐饮服务和娱乐休闲活动	●	●	●	●	●	●	
农林渔业	●			●	●		●
汽车和组装	●	●	●	●	●	●	●
建筑和房地产	●	●	●	●	●	●	●
能源和基础材料	●	●	●	●	●	●	●
金融和保险服务	●	●	●	●	●	●	●
医疗保健			●	●	●	●	●
制造：预包装食品	●	●	●	●	●	●	●
制造：高科技	●	●	●	●		●	
制造：其他（化学、钢铁、纺织等）	●		●	●	●	●	●
制造：药物及医疗产品	●			●	●	●	●
通信、媒体和科技服务	●	●	●	●	●	●	●
旅行、交通和物流	●	●	●	●	●	●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	●	●	●	●
其他	●	●	●	●	●	●	
大公司总营收 (单位：十亿美元)	1,684	220	237	5,123	140	866	158
占GDP的比例 %	129	75	58	54	41	35	15

注：中国香港因大公司营收占GDP比例超过300%而被剔除；新加坡农林渔业被作为异常值剔除。

资料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麦肯锡公司绩效分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公司成为有抱负的全球领导者

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中跻身前列并保持领先地位，绝不是大公司的囊中之物，它们中的很多企业都远非传统意义上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寡头。我们的分析发现，很多（但并非全部）领跑经济体的竞争形势都很残酷，只有最强大的企业才能生存。国内竞争促使赢家获得超额的营收和利润，并且在股东总回报等关键维度上超越发达经济体的同行。因此，对于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发展中世界既带来了增长机会，也带来了严峻的全球竞争。

在领跑经济体成为优胜企业有一定难度

作为衡量企业竞争环境的一项指标，领跑经济体每1万亿美元GDP对应的大公司数量达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两倍，二者2016年分别为160家和80家（高收入经济体为95家）²⁴。因此，营收增长的分享范围更广。例如，在高收入经济体，8%的公司贡献了所有大公司80%的营收增长。而在领跑经济体，则是22%的公司贡献了所有大公司80%的营收增长。

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也是竞争环境的重要标志。根据我们的分析，在2001至2005年间创造的经济利润跻身前五分之一公司，只有不到一半（45%）能将这一地位保持10年。这一比例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在位企业，它们在同一个10年保持在前五分之一的比例达到62%²⁵。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行业，以及有数据可查的几乎所有领跑经济体，都存在这种情况（图表E8）²⁶。

保持领先地位的成功企业获得的回报极大：按照价值创造排列，在领跑经济体排名前10%的大公司获得了所有公司经济净利润总额的454%。这一比例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4倍，那里排名前10%的公司仅获得所有公司经济净利润总额的106%。但失败所带来的惩罚也更大：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中排名后10%的公司遭受的亏损达到所有公司亏损总额的289%，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仅为31%。

²⁴ 1995年，领跑者每1万亿美元GDP对应的大公司数量几乎是领跑新兴经济体的3倍，但随着GDP的增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在非领跑发展中经济体中，该数字保持平稳。

²⁵ 请参见技术附录，详细了解我们计算领导力竞争激烈程度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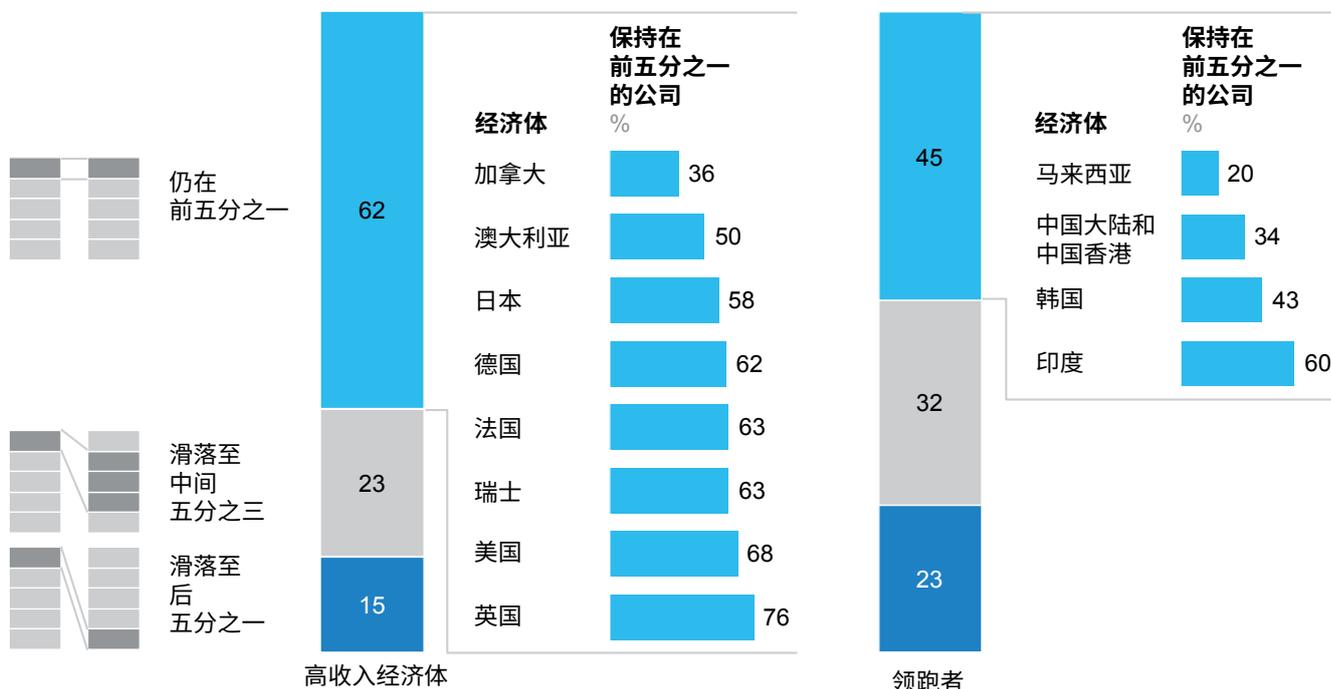
²⁶ 我们在本报告中讨论成功的大企业时，着重强调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整体趋势，但并没有系统性地列出公司本身，尤其是考虑到前五分之一的公司流动率极高。我们还意识到，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可能拥有更高的负债水平，或者，它们创造的经济利润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受其控制的市场力量，例如大宗商品价格。

图表E8

新兴经济体的顶尖公司对领导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

10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公司轨迹分布¹

%(N=48个经济体和2,284家公司^{2,3})



1 五分位划分标准是2001-2005年和2011-2015年之间在相同原型内部的经济利润排序。经济利润是指息税前净营业利润(NOPLAT)——(已投资资本x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2 领跑者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非领跑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埃及、希腊、匈牙利、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南非和土耳其。
 3 2016年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其中457家位于前五分之一。

资料来源：麦肯锡战略实践(Beating the Odds 模型v20.0)；麦肯锡公司绩效分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新兴经济体最具竞争力的公司正在成为全球参与者，其表现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
 经过这种激烈竞争洗礼的新兴经济体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舞台上强大的竞争者。它们覆盖多种领域，根据经济体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1995至2016年，领跑经济体的大型上市公司每年的净利润增长较其他新兴经济体快4至5个百分点。从全球来看，它们贡献了2005至2016年所有大型上市公司40%左右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长，尽管它们仅占2016年营收和净利润总额的25%左右。自从2000年以来，有超过120家这类公司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这些表现一流的公司也在一项关键绩效指标上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公司，那就是股东总回报。2014至2016年间，领跑新兴经济体前五分之一的公司的股东总回报率平均为23%，高收入经济体为15%，非领跑新兴经济体为13%。然而，高收入经济体的已投资资本回报率更高，它们通常更关注利润率最大化，而非营收增长。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大公司，我们调查了7个经济体和10个行业的2000多家公司。结果发现三大突出特点：

第一，新兴经济体的顶尖企业更关注创新，它们有56%的营收来自新产品和新服务，比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很多顶尖企业引领其所在行业开展技术和数字颠覆（图表E9）。这也令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城市）成为创新集群。班加罗尔、北京和上海每年授予专利的增长速度都达到全球头号创新集群硅谷的两倍。创造性革新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手机制造商传音就是其中之一：它已经成为非洲领先的智能手机和功能手机品牌，其产品不仅价格亲民，而且能够容纳4张SIM卡，让非洲经济体的很多用户都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与对方使用相同的手机运营商而支付高额费用。该公司目前在印度增长迅速。在印度市场推出其4大品牌短短一年后，它目前在印度实现快速增长，还在一些市场挑战领头羊三星²⁷。

第二，这些公司的投资战略更加激进，分配资源更加敏捷²⁸。它们的投资几乎是发达经济体相似企业的两倍（按照资本支出与折旧的比率计算）。我们分析的多数行业都存在这种差异。例如，2016年9月成立的印度移动网络运营商Reliance Jio已经投资300亿美元建设4G VoLTE移动网络，超越了那些仍在从旧技术逐渐升级的老牌运营商。在不到两年的运营时间里，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印度市场份额排名第三的运营商²⁹。这些领先的公司分配资源的速度也更快。平均而言，它们制定重要投资决策的速度比发达经济体的类似企业快6至8个星期³⁰。按照比例计算，大约少花30%至40%的时间。

第三，新兴经济体里最成功的大企业比高收入经济体的同类企业优先考虑海外增长的比例高出27个百分点——并且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³¹。泰国正大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为一家着眼于农业、房地产、零售和电信业务的公司，正大集团成为1981年首批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国投资者。如今，中国业务在其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中占据很大比例³²。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航空通过收购快速扩张，包括买入马拉维航空（49%）和赞比亚航空

²⁷ Writankar Mukherjee所著的《Chinese phone maker Transsion Holdings eyes top three slots in Indian market》，《印度经济时报》，2017年8月23日，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Li Tao所著的《How an unknown Chinese phone maker became No 3 in India by solving the oily fingers problem》，《南华早报》，2018年1月12日，scmp.com。

²⁸ 有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强大的家族及国家控制可能允许长期投资和扩张。请参见《Playing to win: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9月。

²⁹ Promit Mukherjee所著的《Reliance lifts Jio investment above \$30 billion after record year》，路透社，2017年4月25日，in.reuters.com。

³⁰ 麦肯锡2017年公司调查。

³¹ 同上。

³² Usanee Mongkolporn所著的《New Charoen Pokphand CEO unveils 'CP 4.0' plan》，《The Nation》，2017年2月24日。

(45%) 的大量股权，并且展开了许多合作，包括与几内亚政府共同成立几内亚航空，并与多哥的ASKY航空展开合作。该公司2015至2016年盈利2.73亿美元，而非洲航空业整体亏损9亿美元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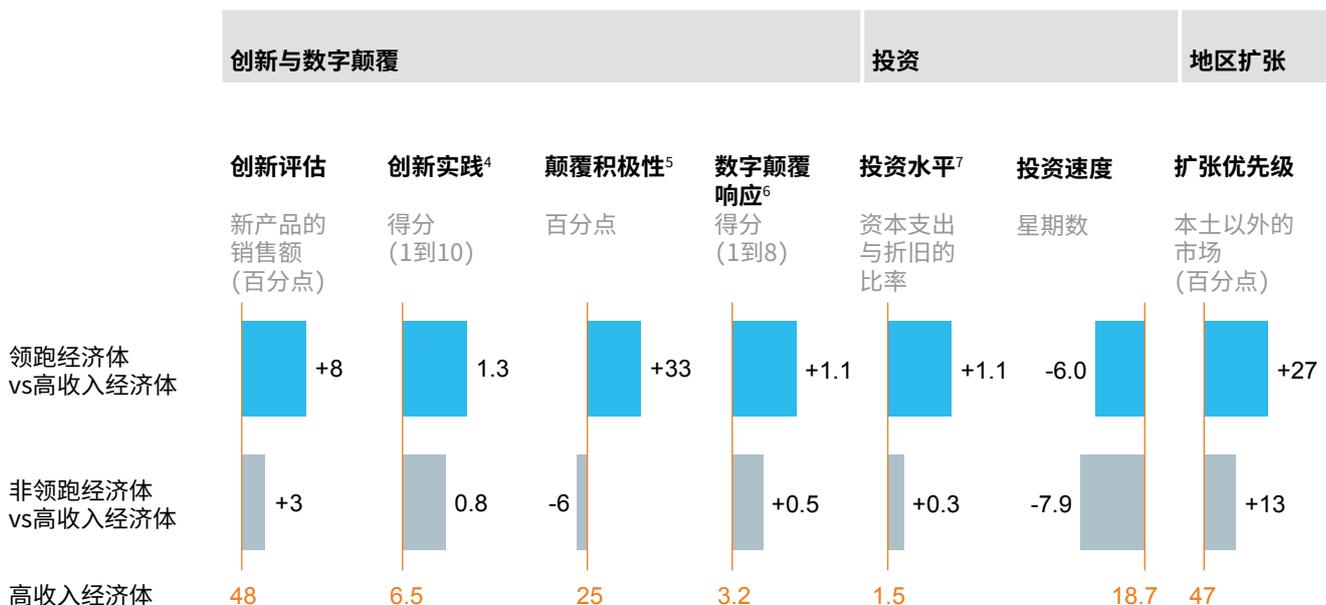
图表E9

领跑经济体的顶尖公司比同类企业更大胆、更迅速、更有力

把自述表现与各种原型中的顶尖公司的实际表现进行对比^{1,2}

与高收入经济体的顶尖公司相比的绝对值差异

N = 7个经济体， 2,172家公司³



- 1 顶尖企业指的是按照经济体和行业调整后的自述营收增长(过去3年)跻身前四分之一的企业。
 - 2 所有汇报的统计数据都在原型内对不同经济体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 3 领跑者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非领跑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和南非；高收入经济体包括德国和美国。
 - 4 分数表示的是受访者在10个描述公司目前创新能力和实践的维度中回答“强烈同意”或“同意”的维度数量。
 - 5 回答“下列哪个说法最能说明你的公司在解决过去3年影响你们行业的技术和数字颠覆时采取的方法？”这个问题时，只要选择“我们改变了长期公司战略来应对这种颠覆”或“我们发起了这种颠覆”，都被当做积极性来衡量。
 - 6 分数表示的是“为应对过去3年影响你们行业的技术和数字颠覆而对单个业务部门进行战略调整”的数量。
 - 7 基于年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顶尖企业指的是按照行业调整后股东总回报跻身前四分之一的企业。
- 注：非等比例。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7公司调查；麦肯锡公司绩效分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新兴经济体在变革时代的新机遇

全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似乎比以前更早达到顶峰，而跨境贸易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也失去了一些活力。这些变化不仅给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构成挑战，也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³³ 《Ethiopian becomes strategic partner in new Malawi airlines》、埃塞俄比亚航空新闻稿，2013年7月13日，ethiopianairlines.com；Tom Collins所著的《Ethiopian Airlines on the up》，African Business Magazine，2017年8月8日，africanbusinessmagazine.com；Abdi Latif Dahir所著的《How Africa's largest airline will dominate the continent's skies》，Quartz Africa，2018年1月20日，qz.com。

人口特征、贸易和其他流动以及科技领域的全球趋势表明，新兴市场将成为全球增长的主战场

我们强调所有新兴经济体都必须适应全球格局的三大根本变化：人口特征的变化、全球繁荣度提升和城镇化，这都会对消费产生影响；贸易和其他跨境流动的模式转变；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率提升，尽管有望提升生产率和GDP增长，但这却会对一些传统发展路径构成挑战。这些趋势的综合效应会加强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能创造需求，还会引发竞争。

人口特征变化已经在影响全球经济，德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工作适龄人口减少对增长形成拖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兴经济体以提高城镇化率的方式对人口结构趋势形成强有力的对抗：随着人们进入城市，并加入生机勃勃的消费阶层，消费也会因此受到促进。我们预计新兴经济体整体将在2015至2030年间贡献62%的消费增长，对应金额达到15.5万亿美元，仅中国就贡献22%——该国同样在经历人口老龄化³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有所放缓，贸易和移民在一些经济体面临政治阻力。与此同时，跨境数字化流动则在快速发展，从2005年到2017年实现了147倍的增长，并且在全球商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³⁵。MGI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经济体有史以来首次参与了超过一半的全球商品贸易，而“南南”贸易——这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贸易活动的简称，尽管这些贸易并非发生在南半球——增速也超过“北南”贸易和“北北”贸易。中国是这些“南南”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的发展，它也更加关注研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这在最近为越南、印度和其他低收入新兴经济体创造了机会³⁶。整体而言，包括“南南”贸易和“中南”贸易在内，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份额从1995年的8%增长到2016年的20%（图表E10）。

数字革命也在推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最近的快速进步可以对生产率和全球人均GDP增长形成急需的促进，有助于对抗上文提到的人口特征变化。我们估计，在2015至2030年间，自动化有潜力将发展中经济体每年的生产率提升0.8至1.2个百分点³⁷。数字技术已经促成了新的商业模式，还开启了新的市场。例如，肯尼亚的M-Pesa可以实现手机汇款，而印度尼西亚的Go-Jek摩的应用也利用科技打开了交通领域的新疆界。

³⁴ 《Urban world: The global consumers to watch》，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3月，McKinsey.com。

³⁵ 麦肯锡全球流动数据库2.0。

³⁶ 中国在新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2000年的33%，增长到2014年的56%，但2016年下滑到53%，在新经济体的研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有所增长。

³⁷ 这一测算基于的场景是我们在2017年1月的自动化报告和随后的更新中，设想的自动化最快和最慢普及速度的中值。《A future that works: Automation,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月，McKinse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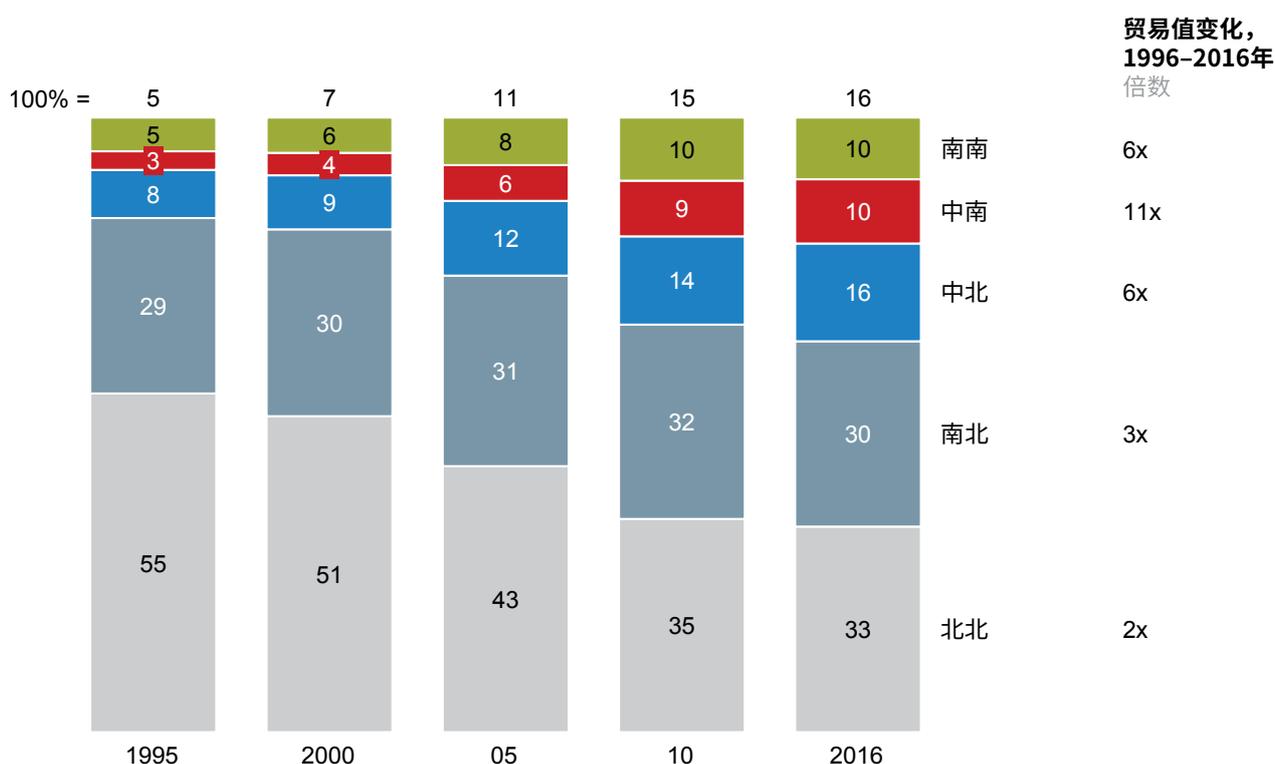
虽然很多工作都会被新的职场技术所取代,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会有足够的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以此来抵消这些工作流失。但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工作需要一些新的技能,还需要更高的教育程度,因而在培训和再培训方面给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挑战³⁸。

图表E10

新兴市场之间的商品贸易(“南南”贸易和“中南”贸易)从1995年的8%增长到2016年的20%

按照发达程度分类的商品贸易¹

百分比;万亿美元(现值美元)



1 全球商品进口;“北”和“南”分别指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中指中国。
注:由于进行四舍五入,所以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制造业仍有强劲增长机会

过去30年,制造业一直都是推动领跑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强大引擎,而且往往会遵循类似的模式:它在就业中的份额最终到达顶峰,开始下滑,到那时,服务业开始成为创造就业最多的领域。研究人员最近也发现,这个顶峰在发展过程中到来的越来越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称之为“早熟的去工业化”³⁹。这种现象很复杂,但或许并不会挫败发展中经济体的野心;我们发现制造业可能仍有增长空间,在低收入经济体尤其如此,而且仍会成为创造就业的来源,尤其是在较低的工资和战略位置令一个经济体对服装生产商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形成吸引力时。

³⁸ 请参见《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12月,McKinsey.com。《Skill shift: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kforce》,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5月,McKinsey.com。

³⁹ 丹尼·罗德里克所著的《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年3月,21卷,1号,1-33页。

我们的分析显示，有20多个经济体仍然可以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和增加值在经济中的占比（图表E11）。例如，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正因为中国减少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而获益。在孟加拉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已经在2005至2016年间从16%增长到22%，其劳动力占比也从11%增长到14%。越南也获得了类似的利益，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在2009至2016年间从16%增加到21%⁴⁰。只要能集中精力创造各种机制帮助企业竞争，经济体（尤其是最开始的制造业份额较低的经济体）就可以实现制造业引领的增长。

很多机会可能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者因为收入增加而扩大的需求。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和印度到2030年的制造商品进口增长会超过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进口增长。制造业不仅创造了就业，促进了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增长，还会对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和就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针对5个新兴经济体（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包括这些诱导效应在内，制造业对就业产生了超过5倍的显著乘数效应，服务业的就业乘数效应约为3倍。制造业产出的乘数效应为2.3倍，服务业为1.9倍。

通过实例来更加深入地看待这三个行业，就能凸显出一些增长机遇。

- **纺织和服装行业**有望将4%的年增速一直保持到2030年，达到1995年以来的两倍⁴¹。仅仅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越南5个经济体就占到过去5年全球纺织和服装行业全球出口增长的51%。
- **电子和电气设备**自1995年以来保持每年5%的增速，并且至少可以将这种速度保持到2030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增加值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52%，增加到2030年的65%⁴²。这个领域在促进科技普及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尤其有效。例如，富士康、英特尔、三星和胜华等跨国企业自2010年以来已经在越南投资逾150亿美元用于建设生产设施，还与当地的零部件生产商建立合作关系⁴³。
- 随着全球生产焦点转向新兴经济体，**汽车行业**代表了另外一个机会。2011年以来，全球约46%的出口增长来自5大新兴经济体：中国、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墨西哥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⁴⁰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Socioeconomic Accounts 2016。

⁴¹ IHS Markit测算的消费数据。消费以商品总价值来衡量。

⁴² 来自IHS Markit的测算。

⁴³ 根据越南电子工业协会和Aranca的数据。

图表E11

制造业仍会成为低收入经济体重要的就业和增长来源

模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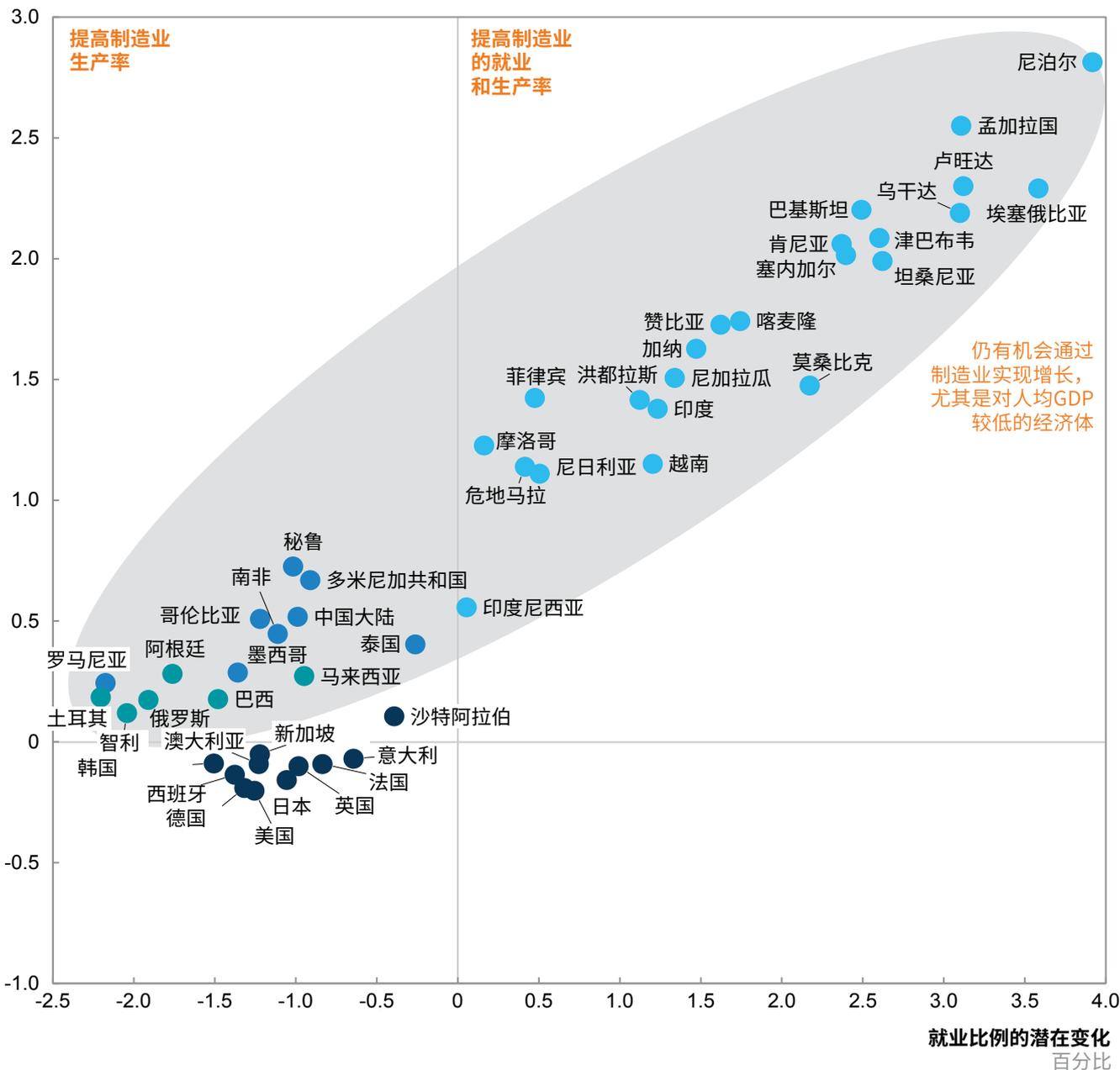
制造业在生产率提升情景下的就业和增加值变化，2015-2030年

人均GDP，2015年(2010年不变美元)

● <5,000 ● 5,000-10,000 ● 10,000-20,000 ● >20,000

增加值比例的潜在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在制造业的相对贡献降低时，服务业可以创造就业，打开生产率增长机会

服务业为新兴经济体贡献了60%以上的GDP和超过一半的就业，但在多数经济体，服务业历来都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改变：从接线员到放射治疗师，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者都可以更加轻松地展开全球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技进步。服务业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19%增加到目前的24%。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也变得更加重要。

新兴经济体应该同步提高建筑和贸易等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和就业，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最能吸纳因为脱离农业而产生的劳动人口。在对19个新兴经济体过去10年的情况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多数经济体都能提升这些领域的生产率和就业——尽管增长并不平均，也不必然。我们对几个领域进行的分析发现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新机会。例如，2005至2016年间，商业和IT服务贸易额翻了一倍，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全球需求有望保持每年3%的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25年，数字领域的支出将成为主要增长动力。作为主要供应商，印度的IT和商业处理收入自2012年以来以每年9%的速度扩张，而就业增长则超过6%⁴⁴。2000年以来的生产率每年增长4%⁴⁵。

在零售业，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都有超过5%的潜在增长，其中约有60%是通过把更多销售转向超市和仓储式卖场等现代化零售业态来实现的，这些业态的生产率通常至少能达到传统商店的3倍。在线零售的生产率更高，在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电子商务渗透率较高的经济体，零售业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保持每年超过5%的增长⁴⁶。图表E12强调了新兴经济体在某些领域的生产率机会，既包括制造业，也包括服务业。

⁴⁴ 《Jobs and skills: The imperative to reinvent and disrupt》，NASSCOM，2017年5月；《Indian IT-BPM industry—FY 2013 performance review, FY 2014 outlook》，NASSCOM，2013年2月。

⁴⁵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Socioeconomic Accounts 2016。

⁴⁶ 同上。

图表E12

新兴经济体公司有机会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

新兴经济体的典型贡献

- 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 就业(占总就业的百分比)

各行业的生产率(每个就业的年度增加值, 2010-2014年平均, 单位: 千美元)

- 领跑者
- 非领跑者
- 高收入经济体



注: 非等比例。

资料来源: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2016;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如果所有新兴经济体都能达到领跑者的历史生产率提升水平，全球经济将增加11万亿美元

生产率增长将决定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和消费——将继续保持什么样的增速。作为我们基准的普遍预期是：53个处于中等水平或落后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5至2030年间的生产率增长将达到平均每年1.3%⁴⁷。

如果这些经济体能够达到18个领跑者的历史生产率增长水平，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就要求它们将2000至2015年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从1.4%提升到4.1%，达到领跑者的平均年度增速。为了测算由此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模拟了这种增长⁴⁸。

由此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整体的人均GDP增长率将增加到4.6%。这会推动它们2030年的人均GDP较普遍预期高出50%，并让2亿人成为消费阶层，此外还将再帮助1.4亿人脱离贫困——按照全球人口占比来看，几乎提升了整整两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将增长速度扩大为目前的3倍显然是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其实已有先例：相对于1980至1995年的基准，11个近期领跑者在1995至2015年间就取得这种成就。

全球经济会经历一波反弹，实现平均每年3.5%的增长，而普遍预期为2.8%。到2030年将为全球GDP直接增加11万亿美元。其中约8万亿美元将直接来自53个迄今为止处于中等或落后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剩余3万亿美元并非直接创造的，因为这53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和收入增加会对发达和领跑经济体的全球需求产生影响。11万亿美元的全球产出提升大约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0%，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中国的体量。

相同地理区域拥有一些共同的优势和劣势，而所有地理区域都有潜力强化它们的促增长周期

我们分析了样本中的全部71个新兴经济体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总共使用了13个经济表现和潜力指标，领跑者的表现证明这些指标与人均GDP增长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会追踪一系列维度的表现，包括前面提到的对促增长计划形成贡献的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元素⁴⁹。我们在研究结果中提供的热力图大致展示了这7个地区的优势和挑战（图表E13）。

⁴⁷ 《Consensus forecasts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IHS Economics和Oxford Economics。

⁴⁸ 我们使用麦肯锡的全球增长模型来模拟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⁴⁹ 这13个指标是：国内储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上市公司市值、全球创新指数、政府效能、通货膨胀、政府卫生支出、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公司利润、基础设施投资、出口，以及通过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字的跨境贸易流动与全球经济建立的联系。

图表E13

我们的热力图分析了13个增长指标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格局

新兴市场内部的表现(四分位)¹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新兴市场内部的表现(四分位) ¹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 地区 ²		中亚	东亚和东南亚	南亚	中东欧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丁美洲	中东和北非
描述	占新兴市场人口百分比	1	36	30	7	12	10	5
	占新兴市场GDP百分比	1	47	10	16	5	19	2
经济表现	人均GDP平均值 按2016年实际美元汇率计算	5,283	12,604	1,703	12,644	1,751	6,885	4,461
	人均GDP增长平均值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5.5	4.4	3.7	3.1	2.5	1.9	1.6
生产率 推动因素	国内储蓄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二	第三	第四
	政府效能 变化,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一	第一	第三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二
	本土上市公司市值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二	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四
	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变化, 2013-2016年	第二	第二	第二	第二	第二	第四	第二
	外商直接投资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三	第三	第三	第二	第二	第四	第一
	通货膨胀 平均值, 2000-2016年	第三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四	第三	第二
	政府卫生支出 复合年增长率, 2000-2015年, 百分比	第二	第一	第三	第四	第三	第二	第二
	政府教育支出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三	第二	第二	第四
	家庭收入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4年, 百分比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三	第三	第三	第三
	公司利润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4年, 百分比	第一	第三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三	第二
收入和 需求推动因素	出口 复合年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第二	第二	第三	第二	第二	第三	第三
	MGI连接指数 得分, 2016年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三	第二	第二
	基础设施投资 复合年增长率, 2000-2015年, 百分比	第二	第二	第一	第四	第二	第三	第二

1 代表该原型的平均值会落入这71个经济体的哪个四分位组中。例如，绿色方块表示这个原型的平均值与前四分之一经济体的一个指标处于相似水平。
 2 中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亚和东南亚：柬埔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南亚：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东欧：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希腊、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土耳其和乌克兰。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拉丁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中东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约旦、黎巴嫩和摩洛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Global Insigh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处于相同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体之间的共同点，多于按照收入层次、增长原型、或最近的增长经历定义的集群内部的共同点。例如，多数领跑者都来自亚洲，而没有一个来自拉美、中东或北非。我们的分析表明，多数经济体仍然需要解决其经济中的很多元素才能强化促增长周期。即便是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表现最好的地区，也要面临如何保持增长这项挑战。包括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近期领跑者面临增长放缓，部分原因来自这一时期的资源价格下跌。相反地，即便是在很少出现领跑者的地区，仍然有一些表现突出的经济体。

- **中亚**经济高度依赖资源，但目前并未陷入“资源诅咒”，这主要得益于储蓄和收入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效能的提升。例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2010至2015年间的国内投资平均占到GDP的32%，而作为另外一个依赖资源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为16%。虽然该地区在2016年仅占全部71个新兴经济体1%的GDP，但其中的5个经济体有4个跻身近期领跑者。虽然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增长放缓，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势头强劲。
- 受到全部7个长期领跑者和4个近期领跑者（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提振，**东亚和东南亚**一直是表现最好的地区。这里也是最大的经济区，占到我们研究的所有新兴经济体GDP的47%。但可持续增长仍然是一大挑战：由于生产率提升速度落后，这一地区的一些长期领跑者（包括新加坡和韩国在内）过去几年经历了GDP增速放缓。柬埔寨和越南等近期领跑者仍然“有序推进”，并在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多数经济体都需要确保广泛的收入增长，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均。
- 由于主要由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构成，**南亚**需要提升全球联系和出口多样性。目前只有印度跻身领跑者行列。2010至2015年，出口平均为这里的GDP贡献18%，低于领跑者三分之一的平均比例，而且这一地区的很多经济体主要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南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部分原因在于有很高比例的劳动者仍在从事农业活动，但这里的经济体正在快速将人们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该地区有机会提升其机构和官僚的质量，并且可以使用自身在IT咨询服务领域的经验来提高当地的数字经济和企业的科技普及程度。
- **中东欧**在71个新兴经济体的GDP中占比16%，并以1.26万美元的人均GDP在所有地区中位居首位，但这里的12个经济体只有一个（白俄罗斯）成为近期领跑者。这一地区的资本投资很低，工资增长和家庭消费停滞不前。这里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储蓄和挖掘教育程度较高但工资并不高的劳动力来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这些服务有可能受益于即将到来的技术颠覆），从而降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一些经济体（例如波兰）已经从西欧和美国吸引了包括惠普在内的企业在那里建立后勤和支持业务。该地区目前聘用近30万员工从事外包和离岸工作⁵⁰。然而，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总就业自2010年以来每年下滑1%甚至更多，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的就业基本不变⁵¹。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GDP倒数第二，约为1750美元，但有几个经济体最近几年取得了重大进步。卢旺达和科特迪瓦等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在2010年至2015年保持每年2.5%的增长——除亚洲之外的最高增速——而政府效能也大幅改进。目前，这里的15个经济体只有1个（埃塞俄比亚）跻身近期领跑者。总体来看，这里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较弱，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也缺乏多样性。例如，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超过90%的商品出口都与石油相关。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和持续提高政府效能来吸引外商投资仍然是该地区的重要机会。
- **拉丁美洲**几乎占到71个新兴经济体GDP的20%，但在促增长计划的各个维度中都处于落后状态。所有经济体的年度生产率增长排名都处于后半部分，我们分析的15个经济体没有一个跻身领跑者行列。严格的监管、偏低的储蓄和收入增长以及不成体系的法治都是这里的重大障碍。虽然该地区诞生了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包括墨西哥的Grupo Alfa、巴西的Embraer和阿根廷的Tenaris——但企业却受到严格的劳动法规的束缚⁵²。该地区的多数经济

⁵⁰ 《A new dawn: Reigniting growth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年12月，McKinsey.com。

⁵¹ 来自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conference-board.org。

⁵² 《Where will Latin America's growth come from?》，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4月，McKinsey.com。

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比较低，收入不均也有改善空间。如果按照平均基尼系数来衡量，平均而言，拉丁美洲截至2015年的不平等程度位居各地区之首⁵³。

- 中东和北非也没有领跑者⁵⁴。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负，收入和需求增长有限，而教育开支的提升程度也最低。缺乏经济多样性令这一地区的一些经济体步履蹒跚——例如，阿尔及利亚约有95%的商品出口与石油相关，伊朗的这一比例超过60%⁵⁵。这里的大型上市公司数量也很少。该地区是最近几年唯一一个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出现下滑的地区，从2010至2015年每年平均下滑0.6%，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0.9%。MGI最近的研究发现，该地区2000至2015年的GDP增长有75%归功于劳动力扩张，只有27%源自劳动生产率提升⁵⁶。这里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在生产中鼓励技术普及、刺激消费和提升官僚机构的职业化程度来提升商业生产率。

⁵³ 基尼系数衡量了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数值越高，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至2015年。

⁵⁴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被世界银行归为高收入经济体，因此并不包含在我们此次分析之列。

⁵⁵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2018年，atlas.cid.harvard.edu。

⁵⁶ 《Where will Latin America's growth come from?》，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4月，McKinsey.com。



发展中经济体今后可以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继续帮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扩大中产阶级并推动全球GDP增长。我们的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些潜在利益，需要政策制定者坚持为了提升生产率、收入和需求而制定促增长计划，同时还要推动生机勃勃的私有经济，让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公司在本土竞争中充分锻炼，然后参与全球竞争。这种组合的有效性已经被本报告所研究的领跑者的成功所证明，也有可能 在变革时代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自动化崛起、贸易模式转变和其他趋势都带来了新的机会，有望给那些能够通过充分的灵活性抓住这些趋势的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回报。18个领跑者已经开辟了道路。现在该轮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学习它们的经验，保持这份发展势头（图表E15）。全球经济将因此而更加繁荣，而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的数百万人口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富有。

图表E15

与新兴经济体增长相关的关键指标

新兴市场内部的表现(四分位)¹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原型 ²	经济	人均GDP	实际人均GDP ³	实际人均GDP	国内储蓄	政府效能 ⁴	上市公司市值	全球创新指数 ⁵	出口	MGI连接指数 ⁶
		2016年 按实际美元 汇率计算	复合年 增长率, 1965-2016年, 百分比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变化, 1996-2016年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排名变化, 2013-2016年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长期 领跑者	中国大陆	6,894	7.3	8.6	10	33	10	4	14	21
	韩国	25,459	6.2	3.5	4	20	11	1	9	14
	新加坡	52,601	5.2	2.9	5	5	7	1	7	51
	印度尼西亚	3,974	3.6	2.6	4	40	5	-6	4	2
	中国香港	36,726	4.0	2.6	2	23	10	-2	6	21
	马来西亚	11,028	3.8	2.5	3	11	0	-2	4	8
	泰国	5,901	4.3	2.4	3	6	7	0	6	8
	平均值	20,369	4.9	3.6	5	20	7	-1	6	18
近期 领跑者	缅甸	1,420	4.2	8.9	6	17				
	阿塞拜疆	5,859	2.5	8.2	19	48	0	7	14	
	土库曼斯坦	6,987	3.2	6.1	16	1				
	柬埔寨	1,078	5.5	5.8	16	2		6	16	1
	白俄罗斯	6,219	2.7	5.6	8	-6		-3	6	2
	老挝	1,643	4.3	5.4	13	13			6	1
	印度	1,861	3.5	5.3	8	9	7	0	0	7
	哈萨克斯坦	10,570	2.3	5.2	9	58	13	3	3	4
	越南	1,770	4.8	5.1	8	31	9	9	14	8
	乌兹别克斯坦	1,961	2.6	5.1	7	47	8		6	
	埃塞俄比亚	511	2.3	4.8	4	44	11	5		
平均值	3,626	3.4	6.0	10	24	7	4	8	4	
最近 加速者	斯里兰卡	3,759	3.7	4.6	8	-1	9	2	4	1
	莫桑比克	515	2.8	4.6	13	-30		18	14	1
	卢旺达	739	2.0	4.5	14	93		13	14	1
	孟加拉国	1,030	1.9	4.2	8	0	9	1	12	1
	波兰	15,049	3.6	4.0	5	0	13	2	8	8
	多米尼加共和国	6,909	3.4	3.9	5	-1		0	4	1
	秘鲁	6,089	1.3	3.3	6	-8	7	-1	6	1
	加纳	1,708	0.9	3.2	3	-3	-1	-8	6	1
	菲律宾	2,753	1.7	2.9	5	14	4	9	5	2
	斯洛伐克共和国	19,238	3.9	3.7	4	15	4	0	9	
持续 增长者	保加利亚	7,929	2.5	3.7	6	14	35	0	3	2
	罗马尼亚	10,081	2.5	3.4	5	5	14	-4	9	3
	坦桑尼亚	867	2.2	3.1	14	8	5	7	9	
	土耳其	14,071	2.7	3.0	6	5	5	12	6	3
	塞尔维亚	5,852	3.0	3.0	6	81	-1	-9	10	2
	智利	15,020	2.6	2.9	3	-8	4	-4	4	2
	乌干达	662	2.3	2.8	8	7		-8	9	1
	摩洛哥	3,196	2.8	2.6	4	0	0	11	6	2

1 代表每个指标的增长速度会落入这71个经济体的哪个四分位组中，除非其水平处于前十分之一(例如，新加坡的政府效能是绿色，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经济体的最高分)。

2 原型注释：长期领跑者在50年的时期内实现超过3.5%的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有超过36年的增速快于美国。近期领跑者在20年间实现超过5%的复合年增长率。中速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实现0.95-3.5%的复合年增长率，而且包含最近加速者(2006-201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超过3.6%)、持续增长者和不稳定增长者(至少有一个10年期呈现较高的变动系数)。落后者在50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不到0.95%。

3 起点是1965年或可用的最早年份；已求出所有指标的简单平均数。

4 公共服务、公务员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感知质量，以世界银行的政府效能得分来衡量。

5 一份国家创新年度排名，共涵盖政治、教育、基础设施和商业复杂性等80个领域，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排名变化只反映新兴市场内部的变动。

6 根据经济体规模调整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基于商品、服务、金融、人员以及数据和通讯对117个经济体的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Global Insigh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表E15(续)

与新兴经济体增长相关的关键指标(续)

新兴市场内部的表现(四分位)¹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原型	经济	人均GDP	实际人均GDP ³	实际人均GDP	国内储蓄	政府效能 ⁴	上市公司市值	全球创新指数 ⁵	出口	MGI连接指数 ⁶
		2016年 按实际美元 汇率计算	复合年 增长率, 1965-2016年, 百分比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变化, 1996-2016年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排名变化, 2013-2016年	复合年 增长率, 1996-2016年, 百分比	得分, 2016年
长期增长者(续)	匈牙利	14,840	2.1	2.6	3	-12	1	-2	10	8
	尼泊尔	682	1.8	2.5	-3	-20		1	-1	
	埃及	2,724	2.5	2.4	0	-9	-8	-4	5	2
	捷克共和国	21,707	1.7	2.2	3	14	1	-1	8	8
	哥伦比亚	7,526	2.3	2.2	4	24	3	-3	4	1
	巴基斯坦	1,182	2.2	1.8	1	-1	7	4	3	1
	厄瓜多尔	5,210	1.5	1.5	5	2	-3	-14	3	1
	葡萄牙	22,347	2.6	0.9	1	-1	3	1	4	3
长期稳定者	尼日利亚	2,458	1.0	3.3	6	-10	-2	-2	8	1
	安哥拉	3,607	1.1	3.2	-3	-11			11	2
	阿尔及利亚	4,846	1.5	1.9	4	39		11	1	
	伊朗	5,758	0.9	1.7	3	21	6	19	2	
	巴拉圭	3,928	2.4	1.5	2	9	0	2	3	1
	洪都拉斯	2,138	1.1	1.4	-2	1		0	3	1
	肯尼亚	1,143	1.5	1.4	3	10	5	10	4	1
	危地马拉	3,100	1.3	1.3	1	-7		-9	3	1
	墨西哥	9,707	1.5	1.2	2	-3	4	1	5	9
	阿根廷	10,149	1.0	1.2	1	0	1	-19	3	2
	巴西	10,826	2.1	1.2	3	-1	3	-2	6	3
	约旦	3,258	1.7	1.0	-3	7	-5	-16	3	4
	希腊	22,736	1.7	0.5	-1	-19	-6	3	5	3
中速经济体平均值		7,060	2.1	2.6	4	6	4	1	6	3
落后者	俄罗斯联邦	11,099	0.4	3.4	4	12	-1	7	5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1,038	0.4	3.1	0	-24			2	
	赞比亚	1,622	-0.1	2.8	1	34	9	-10	18	1
	尼加拉瓜	1,946	-0.1	2.6	6	-7		-6	9	1
	乌克兰	2,906	-1.1	2.6	1	5	-3	8	-1	4
	玻利维亚	2,458	1.0	2.4	5	-17		-13	4	1
	萨尔瓦多	3,803	0.9	1.6		23		-13	5	1
	塞内加尔	1,093	0.1	1.5	7	-21		-10	5	1
	喀麦隆	1,357	0.8	1.4	3	23		-3	2	1
	南非	7,504	0.6	1.3	3	-21	6	0	3	3
	委内瑞拉	14,462	0.1	0.8	-4	-38	-6	-11	-4	1
	科特迪瓦	1,563	0.2	0.7	4	-18		12		2
	黎巴嫩	6,984	0.6	0.0		-17	5	2	7	3
	津巴布韦	909	0.0	-1.8		-39	-1		-2	
平均值		4,196	0.3	1.6	3	-8	1	-3	4	2

1 代表每个指标的增长速度会落入这71个经济体的哪个四分位组中,除非其水平处于前十分之一(例如,新加坡的政府效能是绿色,因为它得到了所有经济体的最高分)。

2 原型注释:长期领跑者在50年的时期内实现超过3.5%的人均GDP复合年增长率,有超过36年的增速快于美国。近期领跑者在20年间实现超过5%的复合年增长率。中速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实现0.95-3.5%的复合年增长率,而且包含最近加速者(2006-201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超过3.6%)、持续增长者和不稳定增长者(至少有一个10年期呈现较高的变动系数)。落后者在50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不到0.95%。

3 起点是1965年或可用的最早年份;已求出所有指标的简单平均数。

4 公共服务、公务员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感知质量,以世界银行的政府效能得分来衡量。

5 一份国家创新年度排名,共涵盖政治、教育、基础设施和商业复杂性等80个领域,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排名变化只反映新兴市场内部的变动。

6 根据经济体规模调节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基于商品、服务、金融、人员以及数据和通讯对117个经济体的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Global Insight;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 麦肯锡公司的相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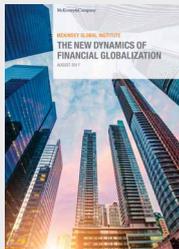
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December 2017)

China is already a global leade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a major investor in an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dopter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e consumer sector. Chinese consumer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all things digital, powering e-commerce and mobile payments. But much more is to c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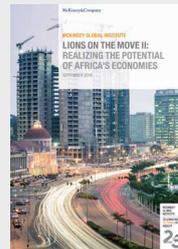
Deepening capital marke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pril 2017)

Deeper capital markets in emerging Asia could free \$800 billion in funding annually,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tentially lifting millions from poverty.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potential and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depends on policymakers' ability to build vibrant capital markets.



The new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ugust 2017)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egan in 2007,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 have fallen by 65 percent in absolute terms and by four times relative to world GDP. But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and could prove to be more stable and inclusive in the future.



Lions on the move II: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Africa's economies (September 2016)

Five years ago, economic growth was accelerating across Africa, but some countries have slowed down amid lower resource prices and higher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continent's fundamentals remain strong, but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need to work harder to make the most of Africa's potential.



India's labour market: A new emphasis on gainful employment (June 2017)

India's labour markets are experiencing structural change, but attention tends to focus narrowly on job creation. We see the need to emphasize the notion of "gainful employment" for India's workforce of 460 million that focuses on improved quality of work and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it.



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 (December 2017)

Automation and AI technologies will create new prosperity and millions of new jobs, but worldwide, as many as 375 million people will need to shif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and upgrade skills during the transition, which policy makers and companies can help navigate.

www.mckinsey.com/mgi

部分MGI报告的电子版可以通过MGI网站、亚马逊Kindle书店和苹果iBooks Store获取。可以在iTunes或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multimedia/上下载或收听MGI的播客
封面图片：中国建筑工人架设竹竿脚手架，© Gunter Marx/Alamy Stock Photo。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8年9月
版权归© McKinsey & Company所有
www.mckinsey.com/mgi

 @McKinsey_MGI
 McKinseyGlobalInstitute